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 著 蒲隆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 著 蒲隆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斯托夫人著; 蒲隆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7646-6

I. ①汤… II. ①斯…②蒲…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2305 号

书 名 汤姆叔叔的小屋
责任编辑 陈 洁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42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646-6 / I · 274

定 价 4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正如书名所示，本篇故事的场景展现在一个文明高雅的社会集团不屑一顾的种族中间；这是一个外来的种族，他们的祖先出生在热带烈日之下，他们身上带着，而且使子孙后代永久保持着一种跟强横霸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迥然不同的性格，所以多少年来，他们从后者那里得到的仅仅是误解和轻蔑。

然而，美好的日子正在破晓；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诗歌和艺术的每一种影响越来越跟基督教“与人为善”的主弦协调一致了。

诗人、画家和艺术家现在都在寻求、渲染生活中常见的和善的人性，而且在小说的魅力下，散发出一种弘扬人道、缓解疾苦的影响，这对于发扬基督教伟大的博爱精神十分有利。

到处都伸出仁爱之手，探查不平、伸冤解难，并且把卑贱者、受压迫者、被遗忘者的遭遇公之于世，以寻求人们的了解和同情。

在这一总趋势下，不幸的非洲终于被人们记起来了；早在远古冥蒙的曙光中，非洲在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历程中率先起步，然而最近几个世纪，它却被捆绑在基督徒的脚下流血乞怜，但人们置若罔闻，毫不理睬。

然而，这个征服并宰割他们的统治民族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人们已经明白：在民族之林中保护弱者比欺压弱者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感谢上帝，奴隶贸易终于成了这个世界的历史陈迹！

这些速写的目的是要唤起对这个非洲人种的同情，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要展示他们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生活的冤屈和悲伤。在这种制度下，伤天害理已经在所难免，以致连非洲人种最好的朋友能努力为他们做的任何事情的良好影响也要被挫败、消灭。

尽管如此，有些人卷入合法的奴隶制度关系的种种苦恼与层层窘

境之中，往往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所以作者可以诚恳表示，对他们绝无恶感。

经验告诉作者：有一些思想感情极其高尚的人们往往卷入了这种局面；所以他们比谁都清楚：能从这样一些速写中搜集到的奴隶制的罪恶还不足那难以言传的全部事实的一半。

在北方各州，这些描绘也许会被看作漫画；在南方诸州却有的是见证人，他们知道这些描绘准确逼真。关于这里叙述的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情况，作者到底亲身了解多少，到时候一定会公诸于世。

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多少悲哀和冤屈已被人们遗忘，所以，希望有朝一日这一类速写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是早就不复存在的往事的记录，那就令人十分欣慰了。

总有一天，非洲海岸上的一个文明的基督教社会具有从我们这里借鉴过去的法律、语言和文学，到那时，奴隶场里的一幕幕景象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以色列人对埃及的回忆，——这就是感谢救赎他们的上帝的一种动机！

因为，尽管政客们争权夺利、钩心斗角，世人又被相互抵触的利欲狂潮冲得无所适从，但人类自由这一伟大的事业却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关于他，有人是这样说的：

他不中断，也不泄气，
直到他在人间树立正义。
穷人疾呼他会解救，
还有那可怜人和伶仃孤苦。
他会使他们的灵魂摆脱欺诈和残暴，
在他的眼里，他们的血就是珍宝。

目 录

第一卷

- 第一章 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讲究人道的人 / 2
- 第二章 母 亲 / 12
- 第三章 丈夫与父亲 / 16
- 第四章 汤姆叔叔小屋里的一个晚上 / 22
- 第五章 表现活产易主时的感情 / 34
- 第六章 发 觉 / 43
- 第七章 母亲的抗争 / 52
- 第八章 伊莱莎的出逃 / 65
- 第九章 在这一章里，参议员好像也不外乎是一个人 / 81
- 第十章 财产启运 / 97
- 第十一章 财产萌生反侧之心 / 107
- 第十二章 合法贸易选萃 / 121
- 第十三章 公谊村 / 139
-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 148
- 第十五章 汤姆的新主人及其他 / 158
- 第十六章 汤姆的女主人及其见解 / 173
- 第十七章 自由人的防卫 / 193
- 第十八章 奥菲莉亚小姐的经历和见解 / 210

第二卷

- 第十九章 奥菲莉亚小姐的经历和见解 (续) / 228

- 第二十章 托普茜 / 248
-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 264
- 第二十二章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 269
- 第二十三章 恩立克 / 277
- 第二十四章 预 兆 / 286
- 第二十五章 小小福音传报者 / 293
- 第二十六章 死 亡 / 298
- 第二十七章 “这是世界的末日。” / 312
- 第二十八章 团 圆 / 321
- 第二十九章 失去保护的人们 / 336
- 第三十章 奴隶货栈 / 344
- 第三十一章 中 途 / 355
-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处 / 362
- 第三十三章 凯 茜 / 371
- 第三十四章 一个夸脱仑的遭遇 / 379
-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 390
- 第三十六章 爱米琳和凯茜 / 397
- 第三十七章 自 由 / 404
- 第三十八章 胜 利 / 411
- 第三十九章 计 谋 / 422
- 第四十章 殉难者 / 432
- 第四十一章 少 斧 / 439
- 第四十二章 一个有根据的鬼故事 / 446
- 第四十三章 结 局 / 453
- 第四十四章 解放者 / 461
- 第四十五章 结束语 / 465

第一卷

第一章

本章给读者介绍一位讲究人道的人

二月寒意料峭的一个下午，在肯塔基 P 镇的一间陈设讲究的客厅里，只有两位绅士坐着对饮。没有仆人在场，两位绅士的椅子离得很近，似乎在极其认真地讨论着什么事情。

为了方便起见，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说的是两位“绅士”。然而，深查细究一番，其中的一个，严格地说，似乎不大够格。此人身材短小粗壮，相貌粗俗平常，但却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一目了然，就是那种在世界上极力钻营、妄图飞黄腾达的贱坯。他的衣着也未免太讲究了：穿一件花里胡哨、俗艳透顶的马夹，围一条缀着亮黄点子的蓝围巾，再配上一条刺眼的领带，着实跟他这个人的总体派头十分般配。他的一双手又大又粗，密密麻麻地缀满了戒指；他胸前还戴着一条沉甸甸的黄金表链，表链上又挂着一串个头很大、颜色极杂的图章，——谈话一来劲儿，他总爱把表链甩得丁零当啷，俨然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他说起话来信口开河，完全不顾《默里语法》^①——有方便就插一些污言秽语，尽管我们的描写力求生动如画，也无意把它照录于此。

陪他谈话的谢尔比先生倒有一副绅士模样，屋子的陈设和持家的总体派头都表现出一种生活宽绰甚至家道殷实的景况。如上所述，这两位正在非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事情。

“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办吧。”谢尔比先生说。

^① 美国语法学家默里（Lindley Murray，1745—1826年）所编的《英语语法》等书曾在英美广泛使用。——译者注

“买卖可不能这么做呀——绝对不行，谢尔比先生。”另外的那个人说着就把一杯葡萄酒举到眼前，迎着灯光细看。

“嘿，实话告诉你，黑利，汤姆可不是个平常人；无论到哪儿他都值这个数，——稳重，诚实，能干，把我的整个田庄都管理得有板有眼。”

“你说得是黑鬼们办事的那种诚实吧。”黑利一边说，一边又给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

“不对，我说的是真心话，汤姆是个和善、稳重、精明、虔诚的人。四年前，他在一次野营布道会上入了教，我相信他真的入了教。从此以后，我把我的全部家产都交给了他——钱呀，房子呀，马呀——让他到各地跑跑；我总发现他无论办什么事都真诚，正直。”

“有些人不相信还有什么虔诚的黑鬼，谢尔比，”黑利爽快地挥了一下手说，“可是我相信。我送到奥尔良的一批货里就有那么一个；听那家伙祷告，还真有那么回事，跟礼拜会上的差不离；他文文静静的。他可叫我赚老鼻子了，因为买价便宜喽，当时卖主迫不得已要甩卖出去；所以我在他身上就干干赚了六百。不错，我认为黑鬼一信教就值钱了，假如那是件真货的话，没错。”

“嘿，汤姆可是件难得的真货，”对方答道，“去年秋天，我打发他一个人上辛辛那提去，替我办事儿，还要带五百块钱回家。‘汤姆’，我跟他讲，‘我信得过你，因为我想你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你是不会行骗的。’汤姆回来了，果然没问题；我早就料到他会回来的。据说，有几个贱坯对他说——‘汤姆，你干吗不跑到加拿大去呢？’‘啊，老爷信赖我，我可不能干这种事，’——他们把这事给我讲了。我得说，我真舍不得跟汤姆分手呢。你总该让他把我的账还清吧；你会这样做的，黑利，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

“嘿，买卖人能有的良心我都有啦，——可以说，也就是赌咒发誓用的那么一丁点儿。你也知道，”那贩子打趣说；“朋友的忙能帮上的我都乐意帮；可是这件事儿真叫人太为难啦——太为难啦。”贩子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又倒了一些白兰地。

“唔，黑利，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呢？”经过一阵尴尬的沉默，谢

尔比先生说。

“喂，除了汤姆，你再添一个小小子或者小丫头，行不行？”

“唉！——连一个人抽不出来了；实话告诉你，变卖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事实上，我的哪一个人手，我都不想叫他走。”

说到这儿，门开了，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夸特仑^①男孩走了进来。他模样儿标致、可爱。一头细丝那样黑亮黑亮的鬃发垂到那圆圆的长着一对小酒窝儿的脸上，一对乌黑乌黑的大眼睛，充满了光彩和温柔，从两道浓浓的长睫毛下好奇地向屋子里张望。一件鲜艳的红黄格子呢罩袍做工精细，剪裁得体，越发衬托出他的一种黝黑富丽、滑稽有趣的神态，泰然自若中略带几分羞怯，表明他并不是不习惯主人的宠爱和青睐。

“喂，黑子！”谢尔比先生说，旋即吹了一声口哨，抓起一把葡萄干朝他扔过去，“快捡起来！”

那孩子鼓足他的小劲儿跑过去抢奖赏，主人则大声笑了起来。

“过来，黑子。”他说。孩子应声走了过去，主人拍了拍鬃发覆盖的脑袋，摸了摸他的下巴颏儿。

“喂，黑子，给这位先生跳跳舞，唱唱歌，给他露一手。”那孩子便唱起一支在黑人中间非常流行的奔放怪诞的歌来，嗓音丰厚清越，一边唱一边手舞足蹈，整个身体做着滑稽动作，跟音乐非常合拍。

“棒极了！”黑利说着，把两三瓣儿橘子扔给他。

“现在学学卡乔老爹走路，关节炎犯了以后的样子。”主人说。

顿时那孩子灵活的四肢装出残疾人的模样，背也驼了起来，拄上主人的手杖，在房子里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那孩子气十足的面孔缩成一张满是皱褶的苦脸，同时学着老头儿左一口右一口直吐痰。

两位绅士都哄然地大笑起来。

“黑子”，主人说道，“现在让我们瞧瞧罗宾斯长老是怎样领唱诗篇的。”孩子便把他的圆脸吊得老长老长，显出一副庄严持重的神态，用鼻子哼起一篇圣诗来。

^① 夸特仑 (quadroon) 白人血统四分之三、黑人血统四分之一的混血种。——译者注

“好哇，棒极了！好一个小家伙！”黑利说，“这小鬼真逗，我敢打保票。我跟你讲，”他突然拍了一下谢尔比先生的肩膀说，“把这小鬼给我添上，这桩买卖就做成了——就这么定了。哈，事情这么做就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候，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个显然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夸特仑少妇。

只要看一眼孩子，再看看她，你就会立即认出她就是这孩子的母亲，同样的富丽、滚圆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同样的波浪式的鬈发，像丝一样乌黑透亮。她那棕色的面颊上泛起一抹红霞，当她看见那陌生人目光死死地盯着她，表现出一种大胆而毫不掩饰的赞赏时，那两片红霞的色彩就更浓了。她的服装极其合身，把她优美的体态衬托得更是锦上添花；——就连一双娇嫩的手、两只纤小的脚和踝都是逃不过那贩子犀利的目光，那双眼睛着实训练有素，只消扫一眼，就把一件上等女货的各个部位饱览无遗了。

“有事吗，伊莱莎？”当她站住，游移不定地望着主人时，主人问道。

“对不起，老爷，我在找哈里呢。”那孩子便连蹦带跳地朝她跑过来，夸示他的战利品，这时他已经全都捡起来兜在袍襟里了。

“噢，那就把他带走吧。”谢尔比先生说；她便急匆匆地抱起孩子走了。

“天老爷，”那贩子转过身来，赞不绝口，“这货真不懒！哪天你把那丫头弄到奥尔良，准保发大财。我年轻时，总看见有人出一千多买个丫头，一点也不比你这个美。”

“我不想靠她发大财。”谢尔比先生冷冰冰地说；为了转换话题，他又开了一瓶葡萄酒，还问他们酒味如何。

“绝了，先生，——一流货！”贩子说；随后转过身来亲热地拍了拍谢尔比先生的肩膀，接着说——

“喂，你那个丫头怎么个卖法？——我应当出多少——你开个价好不好？”

“黑利先生，她不能卖，”谢尔比先生说，“就是你用跟她的身体一

样重的金子，我太太也不肯放她走。”

“咳，咳！娘儿们总说这种傻话，因为她们不会算账。只要告诉她一个人那么重的金子能买多少表，多少衣服，多少首饰，我看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跟你讲，这事再不提了；我说不行就不行，”谢尔比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你总同意让我把那孩子领走吧，”贩子说；“你总得承认，我的出价够大方的了。”

“你到底要那孩子干什么？”谢尔比先生问道。

“嘿，我有一个朋友想搞这档子买卖——想收购漂亮小子，养着供应市场。要的全是高档货——卖给肯出价买漂亮小子的阔佬儿去当听差什么的。有一个漂亮小子开门伺候——就使高堂大宅更加气派。这号货要价可高呢，这小兔就是那种能逗趣儿又能唱歌儿的玩意儿，正是那路货。”

“我可不想卖，”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实话告诉你，先生，我是个讲究人道的人，最恨叫人家母子骨肉分离，先生。”

“是吗？——哈！也就是——人之常情嘛。我完全理解。有时候，跟娘儿们打交道最伤脑筋了。我一向讨厌那种狼嚎鬼哭的场面。的确很伤脑筋；不过，我办事一般都要避开这种场面，先生。你看，把那丫头打发走一两天，或者两个礼拜，怎么样？那样一来，事情就安安静静地办成了——她还没回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让你太太给她一副耳环啦，或者一件新衣裳啦，或者哪一类劳什子，安慰安慰她嘛。”

“恐怕不行。”

“上帝保佑你，准行！这些家伙不像白人，你要知道；只要事情办得得当，他们就慢慢地习惯了。他们说，”黑利装出一副开诚相见的语气说，“这种买卖会把人变成铁石心肠；我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实话告诉你，我从来不像有些家伙那样子办事。我见过有人硬把孩子从娘怀里夺走去卖，结果她像疯子一样成天大哭大叫；——很不策略——把货给白糟蹋了——有时干脆不能用了。我曾经在奥尔良认识一个丫头，实在漂亮，完全叫这种办法毁了。要买她的那个家伙就是不要她

的宝宝；可她那火暴性子一上来，可真够凶的。我告诉你，她把孩子死死地搂在怀里，唠唠叨叨没个完，着实可怕。想起那情景，我的血都凉了；后来他们把孩子抱走，把她锁起来，她就干脆发疯了，嘴里尽说胡话，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一千块大洋等于白扔了，先生，完全是经营不善造成的，——问题就在这里。干合乎人道的事总是上策，先生，这就是我的经验。”然后贩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把双臂往胸前一叉，摆出一副仁慈果断的架势，俨然以威尔伯福斯^①第二自居。

这位仁兄似乎对这个话题兴趣很浓；因为正当谢尔比先生若有所思地剥着橘子时，黑利装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又呱嗒起来，但好像是由于情势所迫，不得再说几句。

“自吹自擂是有点寒碜；可是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是实情。我相信人们都认为我领来的一批批黑鬼都是顶呱呱的，别人的没法子比，——至少，有人给我这么讲过；要是这种情况有一回，我想，就能有百回千回，——个个都是好样儿的——肥肥胖胖，漂漂亮亮，而且干这档子买卖，我的损失最小最小。这都是我经营有方的结果呀，先生；不妨告诉你，先生，人道就是我经营的顶梁柱嘞。”

谢尔比先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应了声“哦！”

“嘿，有人还嘲笑我的主张呢，先生，有人还教训过我呢。我这些主张不太吃香，因为，它不同寻常。可是我还是坚持这些主张，先生；我一直坚持这么干，而且就是靠它发了财；是呀，可以说，它交了买路钱，通行无阻呀。”贩子叫自己的俏皮话惹得大笑起来。

关于人道的这番宏论既辛辣又独到，连谢尔比先生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说不定你也会发笑，亲爱的读者；可是你有所不知，当今的人道真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讲究人道的人的言行则更是无奇不有了。

谢尔比先生这么一笑，贩子就更来劲儿了，他便继续往下讲。

“奇怪的是，我这种主张怎么也打不进人们的脑袋。在纳奇兹我有老搭档名叫汤姆·洛克尔；他是个挺精明的家伙，这一点不含糊，

^① 威尔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 年)，英国废奴主义者。——译者注

就是对待黑鬼像个凶神恶煞，——这是按原则办事！你要明白，因为一起吃饭交往的人再没有比他心肠更好的了；这是他的制度，先生。我时常开导汤姆。‘嘿，汤姆，’我常说，‘你那些丫头大哭大闹的时候，砸脑袋、踢屁股有啥用处呢？实在荒唐，’我说；‘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嘿，我看她们哭一哭没有什么害处，我说，‘这是人之常情嘛，’我说，‘人情总是要发泄出来的，如果这种方式不行，那就得另换一种方式。再说，汤姆，’我说，‘这样做只能糟蹋你的丫头；她们给搞得病病歪歪的，蔫不拉唧的；有时候变成了丑八怪，——尤其是那些黄脸丫头，——把她们调理好可是天大的麻烦。喂，’我说，‘你干吗不好言好语哄哄她们呢？听我的话，汤姆，搞一点儿人道抵过你所有的打骂；而且钱又来得更多，’我说，‘管保没错儿。’可是汤姆就是弄不明白这样做的诀窍；他给我糟蹋了那么多的丫头，我只好跟他散伙，尽管他是个好心肠的家伙，做买卖是一把好手。”

“那你认为做这种买卖你的经营手段比汤姆要高明了？”谢尔比先生说。

“那还用说，先生。你看，我办事的时候，要当心一点儿，避免那种叫人头痛的场面，像卖小孩子这档子事吧，——先把做娘的支开——眼不见，心不念，这你知道，——等到事情办完，泼水难收了，她们只好顺其自然，慢慢就习惯啦。你要知道，他们可不像白人，白人受的教养就是一心要保全老婆孩子。黑鬼如果调解得当，就没有那种指望；这样一来，办事就容易了。”

“恐怕我家的人没有调教得当喽。”谢尔比先生说。

“我也这样看；你们肯塔基人把黑鬼都惯坏了。你们的用意很好，可是说到底那不是真正的仁慈。你看，一个黑鬼是身不由己的，他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一阵子卖给汤某，过一阵子又卖给狄哥，天知道再过一阵子又卖到谁手里，所以说呀，给他灌输一些想法和指望，对他娇生惯养根本不是什么仁慈。因为往后的磨难坎坷他就更吃不消了。我敢说，要是换个地方，你家里的黑鬼全会垂头耷脑，可是地里的一些黑鬼却会像着了魔似地欢呼歌唱。谢尔比先生，你也知道，人人都认为自己的一套高明，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认为黑鬼该受多

好的待遇，我就给他多好的待遇，要有个分寸。”

“知足者常乐嘛。”谢尔比先生轻轻地耸了一下肩说，显然有点不耐烦了。

“喂，”两人默默地盘算了一会儿之后，黑利说，“你说咋样？”

“我要考虑考虑，再跟我太太商量商量，”谢尔比先生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黑利，要是你要像你所说的那样把事情办得安安静静的话，你最好不要把你干的行当在这一带声张出去。消息会传到我的伙计们的耳朵里，要是他们知道了，弄走我家的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是一件特别安静的事，我有言在先。”

“噢，那还用说！绝对没问题。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可忙得鬼吹火，我想尽快知道我所拜托的事。”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穿上外套。

“好，今晚过来一趟，六七点之间，到时候听我的回话。”谢尔比先生说，贩子便哈着腰退出了房间。

“我恨不得把这家伙从台阶上踢下去，”看见门关紧以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也太厚颜无耻了；不过他知道怎样钻我的空子。要是从前有人劝我把汤姆卖给南方的一个无赖贩子，我就会说，‘难道你的仆人是一条狗，竟干这种事？’可是现在看来不可避免了。还要添上伊莱莎的孩子呢！我知道这事我少不了跟太太拌嘴；汤姆的事也一样。可是眼下债台高筑，——唉！这家伙不仅乘人之危，还要投井下石呢。”

也许奴隶制度最温和的形式只能在肯塔基州见得到。这里的农业从总体上讲具有一种平缓的特点，没有南方地区农业所要求的那种忙碌、紧迫的大忙季节，这就使黑人的工作不太伤身，比较合理；而奴隶主由于满足于一种循序渐进的获利方式，也就不会遇到那些叫人变得心狠手辣的诱惑；眼看着天平一头摆的是急功近利，另一头除了孤苦无依者的利益又没有更重的砝码好加，这时候，这种诱惑总是战胜脆弱的人性。

谁要是走访一下那里的庄园，亲眼看看那里的男女主人和蔼宽容，奴隶们又忠心耿耿；他就不由得梦想起富有诗意的氏族社会的寓言传说；然而在这幅画面上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法律的阴影。只

要法律把这些有跳动的心、活跃的情的人仅仅看作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一些物品，——只要最仁慈的主人的破产、灾祸、失察或死亡随时会使他们失去有保障的宽容的生活，陷入悲惨苦难的境地，——那么奴隶制管理再完善也不可能造就美好或令人向往的景况。

谢尔比先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和蔼宽厚，有意让他周围的人过得自由自在，所以他庄园上的黑人从来都没有缺衣少食和劳累过度的现象。然而他大规模地放手去做投机生意；结果陷得太深，巨额的债务落入黑利手中；这点信息就是了解前面那段对话的关键。

伊莱莎刚才走到门口时刚好把那段对话听了个大概，所以就知道一个贩子在向她的主人出价买什么人。

出来以后，她本想站在门口再听下去；可是偏偏女主人唤她，她只好匆匆离去。

她仍然认为她听见那贩子要买她的孩子；——她会不会听错呢？她的心发胀，怦怦乱跳，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把小家伙紧紧地搂住，弄得他吃惊地抬起眼睛盯着她的脸。

“伊莱莎，姑娘，你今天是怎么啦？”女主人说，因为伊莱莎打翻了洗手水壶，碰倒了针线桌，女主人叫她从衣橱里拿一件绸衣，她却心不在焉地递给她一件睡袍。

伊莱莎猛地一惊。“哟，太太！”她抬起眼睛说；接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她坐到一把椅子上，就泣不成声了。

“哎，伊莱莎，孩子！你这是怎么啦？”女主人问。

“哟！太太，太太，”伊莱莎说，“有一个贩子跟老爷在客厅谈话！我听见他说的话了。”

“咳，傻孩子，就算有又怎么样？”

“啊，太太，你想老爷会不会卖掉我的哈里呢？”可怜的人儿倒在椅子上，抽噎起来。

“卖掉他！哪儿的话，傻姑娘！你知道你们老爷从来不跟那些南方贩子打交道的，只要仆人们规规矩矩，他从来也不打算卖掉哪一个。嘿，你这傻孩子，你想谁会买你的哈里？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你那样疼他不成？你这傻丫头，好啦，打起精神，把我的衣裳扣起来。这